





卷 1-2

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三

起居注

後集

自黃帝命沮誦倉頡為左右史則五帝亦有史矣

史戎夫則三代亦有史矣尚今之起居其左右之遺制歟迨至漢

武之起居注修於禁中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

正官未有定晉魏而下或令著作掌起居之史或命正字任起居

之事自魏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注自侍近之左錄記也

而左右史官未定矣唐正觀始置起居郎之官顯慶始置起居舍

人之職其制詳悉視昔有加焉唐正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置起居

至於國朝起居郎隸門下起居舍人隸中書然皆為虛

名不理省事而典職者自號修起居注以三館校理以上充之聖

沿唐制起居郎隸門下起居舍人隸中書元豐五年官制行罷修注而

元豐以來改官制罷修

即舍人始專其職畢衍為郎蔡下為舍人

元豐以來改官制罷修

注而郎舍人始專其事而起居注之真至是始定嗟夫出聯豹尾  
入侍螭頭密邇清光咫尺天顏何其榮也片言可錄濡毫直書一  
動少差汗青有愧何其重也夫人秉剛大正直之氣任榮近清貴  
之職安有隱而不書乎然自人主欲觀史也觸雷震之威犯萬鈞  
之勢則有所謹忌而不敢書自奏事不直前也出位者有戒離次  
者有責則有所退避而不得言自前殿不立也聖言彰彰者知之  
而玉音密致者則不知廷紳退言者聞之而造膝前請者則不聞  
則又有所踈遠而不及注處是三難而修注之意輕矣竊嘗推究  
其制蓋莫善於唐亦莫不善於唐 國朝始遵其善而鑿其不善  
而秉筆者始無含毫之耻且自唐正觀初欲觀起居注錄而史臣  
不進其制尚嚴爾唐太宗言諫議大夫褚遂良曰知起居注錄  
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檢戒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至鄭  
親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書之耶遂良曰君幸必記  
有融以史進呈執筆竊頭下幸臣退上謂湖曰簡議論卿記錄未  
五言試觀之胡對曰臣執筆所記事名實俱實史官之職也  
不可取觀帝曰何妨一見以戒朕言則遂進之於是人主有觀史  
之私 國朝以起居注進御沿舊制也中梁周翰請起居注先進  
起居注

御後付文然乘快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天子恐史官書之若是亦  
不害其為觀史史記曰太祖嘗一日罷朝御便殿坐悅首不言者  
下知其故上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星來前殿朕  
乘史指彈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朕所以不察也 厥後歐  
陽乞不進本之請猶欲憂明主危治世矣嘉祐四年歐陽修言曰  
不進本前責 唐初諫官或兼知起居注或兼起居事同宰相奏事  
是非可立得以直前唐諫官良以神議大夫兼知起居注之類其  
意尚隆爾自長慶後記言之職惟編詔書不及他事於是無奏事  
之制長慶後宰相佛侍置時政記率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  
國朝左右史奏事必稟中書候旨沿舊制也四朝志元豐中兼修  
全口人之職使得尺聞明天子德音退而書之神宗亦謂人臣奏  
對有類僻誤惡者君左右有史官書之則无所專其奸矣故事左  
右雖曰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候旨有因對及之然以諫官而兼修注者亦不移牒閣門  
奏事後殿若是亦未嘗不許直奏熙寧四年同修起居注同知諫  
官一員兼承所書左右史之職稍不備察認諫官兼  
修起居注若後殿侍立亦許奏事更不牒閣門長編 厥後王存直  
奏之請猶欲不兼諫職而皆許直前矣元豐中王存之復起居  
事唐初人君御正殿二史分侍臨陛俯聽退而書之其職至親爾

通典每皇帝御殿前對立於殿有命自武宗時隨仗而退不復簪  
筆武宗御位隨仗而退於殿前對立於殿有命於武宗時隨仗而退不復簪  
不待過朝會則對立亦公舊制也聖朝天子御正殿記注官不待  
日則更直直於崇正殿然御崇政長春之時有中書以記宣諭  
樞宥以記機密亦未嘗無史官之記聖朝天子御正殿記注官不待  
列之書中書修為時政記其厥後鄭居中前殿並立之請亦為美  
意然故事徒存而直筆不聞焉君子惜之石林宴語崇寧初鄭居  
殿雖有故事而直筆不聞是制也紹聖發臣以乞不旁立而壞元祐  
詔近英閣講讀罷有留身奏事者許侍立紹聖崇寧小人以不書  
九年黃德言所奏或干機密進令侍立乃止崇寧小人以不書  
奏對而失見紹興護臣復不補記注而廢秦檜當同記注言不補  
注不修者十五年而祖宗所以防謹言動之官廢矣至隆興  
以來廷紳始嚴記注之制一曰人主不當觀史二曰立非其地三  
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孝宗皇帝既然後歐陽之舊典申  
王存之遺意獨立於東南之制不變焉隆興元年胡銓奏記注之  
目朝梁周翰以起居注進御慶曆中歐陽隆乞不准本仁宗從  
起居注仁宗之訓一立非其地因朝記注之我立於座後

陽謂人主言動必書乃立於前備器乃令於殿前之東南隅言動  
起居注仁宗從  
夫不觀史之制既嚴有善必書有過必錄君無微愆矣前殿侍立  
之制既定而奏天語親聆聖謨史無遺事矣直前奏事之制既通  
披露情素竭効忠誠臣無諱言矣至所立之地循而不改非有他  
意也正欲存螭頭之舊爾嘗以立螭之制攷之唐志云伏在紫宸  
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是唐之所立在殿下矣唐百官志  
近唐制而非居殿下是慶曆所立又在殿上矣前此而公請立之  
若退居螭首則不能俯陛聽事故難循唐之舊迹今紹興不立上  
前而立於東南者豈非存唐立螭之制歟雖曰唐人之螭存於殿  
下紹興之螭存於殿角然亦有遺焉耳程大昌演藝露云本成營  
善數今朝廷清明言論無隱龍仗承旨螭墨增光故欲祖宗記

注之史請自 孝宗欲觀 孝宗記注之史請自 今日

檢鼓院

國朝檢鼓院之置何始乎蓋源流於周人肺石路鼓之制而因仍  
於唐人醜院登聞鼓之舊唐武后置醜院於朝東日延恩西門中第  
於朝堂受詞惟中央尚  
未及者德嗣登聞鼓其要在於通下情達民枉耳大抵有闕雖麟  
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無先王之仁心而徒用先王之  
仁政則皆其壅蔽之漸也昔周肺石職於司寇路鼓建於太僕而  
守於僕御宜若斯民之不直者悉得造其地伸其情庶無負置官  
設物之意然質之詩書問其至於肺石之立者幾何人問其繫於  
路鼓者幾何人夷攷其時寥寥無聞豈周人特為文具耶抑當時  
不能直造其地耶蓋天下之情求於急迫之際者不若求於暇豫  
之日待其然憤而後發者不若情意素通之為愈吾觀成周所以  
待民者抑何仁之至義之盡耶掌治朝之法而待萬民之逆者宰  
夫固嘗職之矣掌外朝之治以致萬民而咨之者小司寇又嘗職  
之矣咨於衆庶則各帥而致于朝者卿大夫亦嘗任其事矣夫此

檢鼓院

路鼓  
達南

唐有  
設而  
宛莫  
仲

一民也當無事之時既待之於治朝又待之於外朝又致之于鄉  
吏平時有言無徃不盡而抑鬱不平之憤不復洩於他日故肺石  
雖設而斯民未嘗立也路鼓雖建而斯民未嘗擊也彼民胡為而  
不立斯石而不擊斯鼓哉吁可言而不言則失之隱不可言而或  
言則失之狂周民固無隱也而豈敢為狂哉彼唐人設物之意何  
其待民之薄耶武后置醜於朝東日延恩西日仲寃似有周人肺  
石之舊通監太后命鑄銅為醜置之朝堂又受天下表疏路其東  
一人掌之延恩南日仲寃北日通元命正諫蒲關拾遺  
官乃聽表疏然是時羅織紛紜妻非成獄猶不能伸縉紳之  
冤况吾民乎同上太后自餘發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欲大誅  
官无實者不向於是四方告密皆舉起人比皆重足屏息索元孔性  
殘急推一人以令引數上百人來使臣效之周與乃國後等共撰  
羅織經數千言教德宗設鼓於朝名曰登聞受詞伸訴似有周人  
路鼓之制然是時群臣踴躍不獲奏陳猶見於軒墀之間况天下  
乎德宗問陸贄贄以當今切務陸贄曰云云陛下嚴慶高居未嘗降  
旨庶問羣臣踴躍不獲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字  
甫之廣何由嗟夫周之君民相通於平居之暇故未嘗因其文而  
始至唐之君民素有壅塞不相孚之意故雖有其具而不敢告噫

論朝制

民愚若神烏可以文欺哉然則循唐之制復周之意其惟我朝  
乎國初有廳院有鼓司雍熙則改廳院為登聞檢院始命樞密直  
學士張詠判之以隸諫議大夫國朝雍熙元年改廳院為登聞檢院七  
大夫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事凡言朝廷得失公私利宗謀議  
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冤滯元准景德則改鼓司為登聞鼓院始命  
知制誥周起判之以隸司諫正言國初曰鼓司以內臣掌之故在  
為登聞鼓院命知制誥周起同判掌諸上封受而進之以隸司諫  
正至建炎則置局於闕門之前欲其勢之易親也制置局於闕門  
前紹興則揭書檢鼓司所言之日欲其民之易知也紹興九年臣  
將申令所載各件分明揭示之此特其創立之制然招徠人言  
通達下情已見於不言同然之表是故假豚之失似細故也牟暉  
得擊鼓以告其事淳化四年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訴家奴假  
推此心以應天下可以無冤民矣考校之失似微過也徐士廉伐  
鼓以伸其憤開寶五年居蒙奏各合格進士上以武濟川判首最  
廉願焉秋旱之變小民雖賤得詣登聞而自訴

雖小

不待

大名府民伐登聞鼓訴秋  
早謂遺官視按獨其制  
鄭俠詣檢鼓言新法之害雖安石大臣不  
恤也法不便丁謂判檢院延坐致不坐落職程馬周詣鼓院訟中  
言不愛邊之罪雖李昉元宰不忌也端拱元年李  
不特此爾三司言胥吏不得撻鼓言事而上則曰彼若不言  
朝廷何由盡知三衙言諸軍所訴令鼓司勿受而上則曰若不明  
諭有司則人有冤滯丞相之子則不令判鼓院慮訴事不得盡達  
而觀望有所不敢言也治平四年陽繪言宰相不當用其子判鼓  
之可呼自天而下見幸相子在是豈復敢訴事上悟亦罷之近臣  
看詳檢院封事則遽罷者詳慮可否不親決而群下有所不敢盡  
言也仁宗朝令近臣看詳檢院所上之意一學愚民作氣田野纖  
悉無隱於冕旒之前堂陛閣略無忽於草茅之賤是豈矯飾強勉  
之為哉蓋彼之未訴也其情已通於無事之頃彼之入告也其言  
自達於設物之時不然山林布衣執論行都張齊賢錦工獄吏司  
對殿陛王賈豈必待檢院乎常山布衣進說敢言京師細民妄議

亦而





初運

中為大原晉內水陸轉運使郭必為御河至開南水陸轉運使到  
注田為路轉運使郭必為御河至開南水陸轉運使到  
武貢以或日同或日幹當皆錄用然軍興則置軍寢則罷蓋以國  
初東征西討王師頻年軍餉未易卒辦始專置司以主之此如漢  
之轉漕關中唐之漕運江淮魏徠之外他無所與非如今之所謂  
監司之職嗣上因軍初未嘗有監司至班師即除轉運自高保寅奏  
支郡為藩帥所制李幹亦言關市為藩鎮所專遂設轉運之官分  
別藩閩之權推始轉運一司隸州縣皆在一時初無定制所主掌者  
河王郭子儀寅亦言諸州藩鎮支屬州郡多能平手疏請罷支郡會  
左拾遺李幹亦言諸州藩鎮支屬州郡多能平手疏請罷支郡會  
便於商賈漕天下之貨皆不令有藩鎮直屬京師自是而後凡邊  
防盜賊刑獄按廉之任無所不總非但金穀而已自是而後凡邊  
防盜賊刑獄按廉之任無所不總非但金穀而已自是而後凡邊  
所不使廣南掩擊蠻賊任邊防也南宗大轉運使於一五月  
入本李文著以輕兵掩襲蠻賊文著中流矢死其隨從者皆  
州去戎盧地遠或戎人緩急總邊防之爭也並請置行部益郡雪  
州詔於之以此知轉運司總邊防之爭也並請置行部益郡雪  
理冤獄任刑訟也大江縣捕盜不得反係平民數十徒並強賑使  
運司

征賦

其詳若先疑者損行部馳王綽揚絃將漕江東得專審櫛之任按  
入詳若先疑者損行部馳王綽揚絃將漕江東得專審櫛之任按  
兼帶盜賊之術盜賊所職也後憲臺一出漕權漸輕邊防之任憲  
實主之漕不知也刑獄之任憲實主之漕不知也盜賊之任憲實  
主之漕亦不知也二年冬復置自後提刑至天聖六年罷又明道  
二年冬復置自後提刑至天聖六年罷又明道  
漕所司者其惟網運征賦之事乎夫專以征賦網運為責也將為  
國計耶則筮楚秋霜期限星火而民力困矣將為民計耶則版曹  
文移朝廷責督而國課嚴矣噫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吾求  
足其國而虧其本以培之可乎民以食為天也而君以民為天也

吾過所於民則是奪所天而不顧其君之天可乎嗚呼朝廷之財  
根本在州縣州縣之財根本在民括民之財以入州縣括州縣之  
財以入朝廷此富公所以隱憂富公知青州州縣富公上疏言之噫劉  
晏猶能無名之歛元室應問晏以官批漕而吏上疏言之噫劉  
尚有不足益賦之名本傳當軍兵隨事旋况我朝之名公乎是  
故任河北之漕者至獨民租數百萬計使漢之洪羊而知此寧不  
有愧心耶皇祐二年河北轉運使呂公弼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  
計而官用亦餽轉運使公弼在職獨元賦及民負責不能償者數百萬  
而聞此寧不有靦面目公弼一考見轉運使庫錢三十萬緡使唐之楊炎  
納百姓精欠盡錢上從之幸批奏合在賞上曰漕臣能節費用而  
戰名羨餘為獻聚斂者為之而彭公思永不忍為也彭公思永為刑  
時大農諸路使以羨餘為獻公培拾羨餘俗吏能之而楊公察  
所不能也慶曆二年詔江南東路漕運使楊察入為右正言知制  
羨餘俗吏能石炭有稅此常賦也寧去之而不租陳堯佐為河東  
之阿以我石炭稅賦自合按課數十方以便民轉運使  
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誠知本之論歟見上

此公法也寧奏之而不行范忠宣公權成鄆州轉運使兼領農  
未得遂州郡噫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諸公審之熟矣陳堯佐有言  
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誠知本之論歟見上  
銘然王旦以朝廷權利之至戒張士遜而士遜終不敢求錐刀之  
利直示持張士遜為江南轉運使詳王文正公曰求錐刀王安石以沮  
格新法之故據范純仁而純仁不獲行便民之政王安石不願純仁  
人君則公事此又廟堂之責也漕臣何尤焉

周之六鄉六鄉分治秦之畿甸治以內史此京尹之始制也漢官  
右內史為京兆尹左內史為左馮翊又本表主爵中尉秦官掌  
右內史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馮翊漢之  
始也以內史治京師之民以主爵中尉治京師之列侯而諸陵豪  
右則又屬于太常所以然者蓋懲強弱相陵之弊耳見上其後也  
武帝以右內史為京兆尹以左內史為左馮翊以主爵中尉為右  
扶風專治其民而列侯則改屬鴻臚所以然者蓋廣三輔治之耳

見上又其後也元帝分陵邑以屬三輔命三輔以糾列侯豪右民

庶皆得同治本紀所以然者蓋因列侯犯法之故耳然嘗論之初

年所任如石慶兒寬之徒大抵皆循良慈愛之吏京尹如王樽王

漢京尹寬所用如王尊王章王駿之流往往嚴毅威名之人京尹如王樽王

聲名顯赫趙張後有三王抑何也蓋內史始專治民吏訟簡寡而易辨民心

謹畏而易化故其勢不得不寬至三輔同治列侯被其植黨通謀

桀驁難繩倚勢作威縱肆莫治故其勢不得不嚴是非厭寬柔而

尚慘酷以治庶民與治列侯異也大抵京畿繁劇之衝也豪右民

庶之蠹也向非扶弱抑強凜然風采斷獄視刑恢乎餘刃則何以

壯根本之勢或不特漢為然也唐李元紘決三輔之渠而權貴沮

氣唐李元紘而聞寺屏息能制軍吏李昱皆嘗民錢不肯歸孟容

同朝之與之期使償日不如期者死一軍及警新於朝憲宗詔以昱村

彈壓抵皆然也國朝以汴都為儀刑之地以尹牧為彈壓之司莫不以

大抵皆然也國朝以汴都為儀刑之地以尹牧為彈壓之司莫不以

漢京尹寬

尚嚴

同朝

彈壓

優治繁冗為能以不畏強禦為任而風聲遠出於漢唐之右聽斷

明審府無留事草聖至賦詩勞之則有若周起周起知開封府

有若蔡齊元曹列蔡文忠公以翰林李士尹京時鄭滑二大藩

獄常屢空則程琳其人也程琳明道二年以翰林持講學十知

王巖叟能使老姦自然畏栗王巖叟知開封府其優治繁冗為如何

街自使權吏不敢有干街知開封府其優治繁冗為如何

京師傳播是常京師傳播是常其優治繁冗為如何

而畏包拯剛嚴不私包老之謠遠近稱嘆其不畏強禦為如何

不教

強禦

不畏

包拯

剛嚴

不私

刺知開封府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又

李之恩而除棘荆之怨哉誠以輦轂之下奸猾夔夔劇要之所文

論也是故薛奎本循吏也居蜀之日以德愛稱至尹開封嚴肅為

治民至私以俚語目之且戒曰是不可犯薛奎在開封以嚴肅為

尹開封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穰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毫穎卧治

其知牧守之要乎或者且曰歐陽脩不事風采范純禮一切以寬

亦不失為尹京之能吏豈專在於乳虎蒼鷹之酷耶曰不然歐公

承包希仁威嚴之後純仁繼吳居厚刻深之餘京畿清肅吏民敦

畏固不待施嚴毅之政則以寬濟猛特一時權宜之用非可常論

也愚故詳及之嘉祐二年歐陽脩知開封府承包希仁威嚴之後

歐范 尹京 以寬

東南財賦

嘗觀晏書所論揚州之貢其田則下下而不及於諸州其貢則齒

革而不言於絲紵書禹又觀周禮職方所載揚州之賦其穀則宜

稻而他種皆非所有其利則金錫竹箭而絲枲亦非所宜周禮

夫揚州東南之沃壤也自夏歷周幾百年矣而地利瘠薄民物鮮

少禹貢周禮皆不稱之何耶謂其水患之未平則降立宅土播穀

質貨夏時已無廢業矣謂其人力之不及則出粟勉耕出帛勸蠶

東之 益 無粟 帛

是則漢人萬里南邦僅當天下一四分之一也後晉武平吳藉其民

鐵 益 東之 益 無粟 帛



大夏  
尤春  
東南

小嘗用初諸州... 賦至 國朝而尤盛也... 眷祖宗也尤以眷今日也... 風雨而和陰陽者此其根本也... 而朝王帛者此其都會也... 不盛於東南歟

會計司

理天下之財易會天下之財難嘗觀周禮一書平論理財而會計

會計司

好推其

一司何其周思曲慮耶... 也宜屬於太府而司會皆主之... 典八法八則以治邦國... 司會之書不亦備乎... 理財也歟... 史又有計相以總之... 尚書之權輕... 散官錢之弊... 田幾四百頃... 財賦盡入於左藏太府...

能檢  
天其

田朝  
計之  
什

以量出之則總核之計詳矣唐食貨志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  
 然自兩稅之目興而中年之用度已數倍於始尚書比部郎中  
 置兩稅使以惣自無名之斂起而元和之計簿已無救於汙吏  
 之量出制入甚甚至事故相仍兵革繼起財賦衰耗頗為豪將所取  
 而進奉羨餘移用頻借尚安以計為也假取不能第究觀黃龍之詔旨反覆社  
 牧之罪言言上地為強蓋有痛感於斯時之弊而不能  
 自已者我朝所設會計之任漢耶唐耶抑周耶吾惟觀度支置  
 使與於三司之列雖周之司會亦不及也貢龍圖官制  
 諸司之俸磨勘司任驅磨財計檢覆憑由之事衙司掌所攷之財  
 理欠掌逋欠之賦稱曰子司皆其所屬察官制  
 置使山代專以監金為理財之西又分在二省之首令之金部也受  
 支上用度支部主核撥故次之其子司磨勘乃合比部衙司乃合  
 部官皆主秋官曹察乃今庫部屬莫已修造乃今工部衙司乃合  
 今水部屬之冬官地官不得統為皇朝所及三司者可見立功以  
 實不以又也開折司執立度運衙司各所掌之財驅磨財計檢覆  
 馬由系系磨勘司造作車器則官察工行土木之工用磨勘計檢覆

田朝

重會  
計之

元祐  
之

防之役則何渠行之又子司有詳司掌審費外而轉運財賦恐有  
 百官諸司俸給理欠司掌天下不貴欠財賦內而察  
 橫斂經官制本朝使副判官皆集財賦三司內而察  
 所儲恐有橫費散在中外皆其所察總之又景祐元年程鼎為三  
 司使禁中有官稱首主目為計相其權之重也如此則糾察  
 檢視之勢安得不行乎噫此會計之權然也至景祐皇祐治平熙  
 寧元祐主計者必有會計成書其生齒之籍園地之宜調度之多  
 寡賦收之厚薄其名其色其物其數莫不備具較然可攷是書也  
 非籌畫之繁也非朱墨之較也又非區區於銖積寸量之利也蓋  
 以通天下有無之故起人君仁儉之實吾觀慶曆之入二千八百  
 十二萬六千有奇其出也二十七萬五千五百五十三萬八千有奇此入之  
 多於所出則知其無妄用之失元祐之入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  
 四十八萬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此出之多於所入則知其  
 有輕費之弊會要慶曆之入二千八百三十三萬六千五百一十八  
 二千三百六十六萬八千三百五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二萬八  
 萬一千七百六十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二萬八  
 出也二千五百四十九萬八千九百九十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二萬八  
 計錄其別有五一一民財三課入四儲運五經費收支錄曰

三君子  
會計

不謂  
會計

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四百而其出之不足者二千七百  
 百錄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錄以千計者四千  
 八百四十八萬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納第以足計者一百  
 一十五萬而其出之不多者七十萬草以中計者七百九十九萬  
 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計一歲之出矣  
 蓋關於國計之盈虛民生之休戚也大矣故李惟清為度支帳式  
 來上則民力久有不堪可預知之厚化二年度支使李惟清以帳式奏御上曰費用若此民力何以堪  
 何以堪昌由簡田况為三司會計有錄則財賦所出可詳驗之皇祐中權三司使約景德會計錄以今則賦所入多於景德而蘇其出多於所入者為皇祐會計錄上之異以語上庶更立新制蘇轍為戶侍元祐之錄一作則一也之入不足以計一歲之出亦歷歷載之見上裁酌國用正救君心又豈遜司會八法八則之任哉  
 然嘗論之三君子所會之錄其有補於國用固也上於不足之時  
 而不上於有餘之日抑何耶蓋貴朽粟陳侈心之階公私單竭儉  
 德之媒此正先正愛君憂國至情也獨不觀陳晉公丁謂之事乎  
 景德間二公皆嘗為三司使也上命陳晉公具錢穀之數懇則隱  
 而不進曰若知充羨必生侈心也陳恕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之上發趣不進執政詰之然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必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問而善之問丁謂用度  
 會計

之數謂則錄而來上曰府庫充溢也景德四年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時議封神上慮用車充實遂以會錄來上後之論者以陳晉公為愛君以丁謂為媚  
 上則知錢穀之數不可不上也亦不可苟上也噫知陳晉公之所  
 不錄則知三君子之所以錄先正之為國慮也何仁哉

古之源流至論卷之三

後集



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四

東南旺氣

後集

昔邵康節與客謂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然後

知頤將有治亂之別爾南北何與焉康節先生治平間方客問

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元社鶴公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

曰不二年上用南土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

客曰聞社鶴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

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為飛類得氣之先者也夫天

無常時地無常勢民物無常盛衰非無常也運於天者無常則亦

不可得而常也是故天運所在雖丘墟而金湯瓦礫而毫棟被髮

左衽之鄉而為冠帶衣履之地天運不留雖膏腴而斥鹵桑麻而

丘壑詩書禮樂之俗而為干戈戰鬪之場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

也嘗推古今旺氣往來之變矣自黃唐至夏商王氣在乎東自周

初至秦漢王氣在乎西自漢末至隋唐王氣在乎北自唐中葉而

後王氣始轉而南至于今日王氣始盛於南矣由今論之黃帝涿

鹿之邑蚩尤阪泉之戰顓帝都而龍城舜耕而歷山夷齊封國於

孤竹並本紀出箕子建國於朝鮮

箕子建國於朝鮮

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

箕子建國於朝鮮

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

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

禮義田少吳爽鳩氏之邑有商薄姑氏之封皆自東方同土者地

野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農夏時有季前殷時有逢故吾天子所

謂道不行於諸夏乘桴浮于海此見東隅之美也東土得運凡千

有五百年而王氣始轉而西自后稷封釁釁音合太王邑岐而周

業已興文王宅豐武王都鎬而周業始隆毛詩秦據咸陽六國納

土賈生西漢都長安諸豪徙居帝王於此而肇興土宇於此

而削平而陝西赫然號為雄鎮故賈生著過秦夸言陝西其險其

富之盛此見西土之強也木傳西王得運又千有百年而王氣始

轉而河朔自西漢宣元以來匈奴講和河朔無匹馬之擾民物蕃

息土地富饒歷漢至唐往往為諸華之甲中夏有警西北相埒而

并巽屢有興王爭伯之資陝西多有折北不支之患其間自陝西

而併北者三符秦滅前無自河朔而併西者八光武併赤眉魏武

海冀西晉石勒滅前趙慕容冲逐符堅元魏滅赫連於此知西北

盛衰之勢故杜牧罪言謂山東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此見北

土之盛也本傳收為罪言其時曰生人常病兵祖於山東羨於

東南旺氣

王氣

周秦

西

唐

唐

本朝

南

南

得一個可為王伯者不得不可為河朔得運又九百年而王氣始盡

伯獨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

轉而南嗚呼至南而極矣蓋自安史唱亂長驅而南河朔相望莽

為盜區管岐公固守南陽襄漢以南達于湖廣賴以保全張巡許

遠固守睢陽江淮以南極于閩海咸免寇掠本由是東南泰然

按堵縣邑之增不啻三倍戶口之增不啻十倍財貨之增不啻數

十百倍而唐卒賴江淮以中興焉噫此未足為盛也天涵地育聖

作明興至于本朝尤盛焉慶曆中祖徠所頒者十一人而東南已

居其七是人才富於昔時也石介慶曆聖德頌淮汝冲淹汝誠予

予黃髮社南越州人又曰淮修惟情立朝繼淵所漕僅百餘萬而東南至六百萬是財賦衍於昔時也熙寧八年

今日之勢因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

為主國初浚河渠二道通京師漕運之立上供年額休河東南諸

路通之六百萬石廣濟河京東列郡通之六况夫黃旗紫蓋運在

東南三光五嶽空集英靈皇天后土儲產和氣雄吳會駐蹕之都

蕩江左衣冠之域天心之所寵顧遺黎之所依歸豪傑之所降附

其眷眷於東南也厚矣是故東南地不宜牧至我高宗而馬益蕃  
原年錄紹興十三年上諭大臣曰人言南地不宜牧馬朕聞東南  
自創行錄所養不多方一二三年已得騎數百此後不慮不蕃東南  
民不能兵至我高宗而兵可用南民兵教習上曰朕自南兵可  
用向有五百人皆平江人則夫山川之改觀民俗之變革物產之  
轉移人才之涵養不知其幾倍於本朝又不知其幾倍於唐也噫  
楚雖三戶尚可亡秦漢項吳特一隅猶伯中國矧據吳楚之全壤  
當東南之王氣則掃清河朔削平閩洛庶毋負上天眷佑之意云

浙江潮 海潮

強弩射潮江流為東則論水患者歸之天理五代史錢鏐以強弩射潮潮水東流負  
新塞流河不為溢則論水患者責之人力漢武帝自臨河令羣臣  
負薪責其失河其國之卒塞夫五事既正行無汨陳一德脩明水循故道  
嶽瀆之鬼神受職河海之波濤不驚此固天理之所存若非人為  
之能與然蔡墨擾龍之對必謂水官當宿其業以脩其方左昭二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云云夫物物其有官官備其  
方朝心忠之一日失我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  
其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子產言宣汾洙障大澤之功亦歸之  
浙江潮

漢武息瓠子之水

臺駘能業其官者以見古人不泥茫昧之數而必謹修治之職也  
如此左昭公一子產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主名格  
然則浚治導滌之事曾謂無益而不講乎嘗觀漢武帝時河決瓠  
子東南注野隨塞隨壞議者皆謂江河之決人力不可強塞也其  
後自臨決河羣臣從官皆實力焉果卒塞之築宮其上而瓠子之  
水息矣漢書瓠子決志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野通於淮  
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後二十餘年梁楚之  
負流實於河其國之竹以爲轉乃作歌曰瓠子決官自將軍以下皆  
汗洋慮殫為河云云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  
復所蓄也成帝初河決陶館浸淫數郡民益不利議者謂一川兼  
受數河雖高增堤防不能泄也其後王延世編竹實石兩船夾載  
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告成而陶館之水治矣成帝即位清河郡  
河塞靈鳴橋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錯高增堤防終  
不能泄後三歲河果決於陶館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  
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推原其由漢猶近古尚有  
二十六日河隄成以五年為河平元年推原其由漢猶近古尚有  
水官宿業之意有都水長丞有河隄使者有渭水司空外此又有  
陂官塞憂等官漢百官領水之職蓋非一人此所以不慮決溢之

海有衝溢 浙江穿齧 國初錢塘 慮江之

害嗚呼。天下安有難圖之事哉。亦安有非人力所致哉。然此特河  
流之決耳。嘗考之史傳。海潮衝溢。其患尤難顯慶中。括州海溢。溺  
者九千餘人。唐五州志。顯慶元年九月。括州暴風。雨海水溢。溺者九千  
上元中。青州海溢。漂者五千餘家。上元二年八月。青州大風。海溢。溺者五千餘家。  
同。永正中。密州海溢。至有毀城之失。州大風。雨海水溢。毀城云云。  
之為患尚矣。至若兩浙之地。襟山帶湖。廣袤無幾。浮沫蔽江。洪濤  
浴日。豈能無穿齧之慮。故大曆海溢。杭州七月。抗州海溢。寶曆海  
溢。會稽。同。上元。寶曆二年。真光化間。浙江又溢。壞居民者甚眾。同。上元。寶曆二年。真光化間。浙江又溢。壞居民者甚眾。  
三年。九月。浙州大風。海溢。見上。誦黃樓之賦。蘇公  
為我盡力。增築城為木岸。遂作黃樓。賦莫非歸功於隄防。捍築之  
力。此不可不講也。曩時錢塘江岸。率用薪土。潮水衝擊。屢築屢毀。  
景祐中。轉運張夏。命作石堤。以防江湖。於是無怒濤之衝。長編  
時湖水失利。取給江湖。潮多人市。民其病之。元祐中。抗守蘇。浚  
茅山一河。受江湖。浚益橋。一河受湖水。於是免市淘之潮。蘇文忠  
於本江海之北。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  
於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於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餉至千頃。然

浙江湖

比年 益官 之 隔

湖水多對。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无幾矣。運河失  
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湖。潮多人市。民其病之。元祐中。抗守蘇。浚  
茅山一河。受江湖。浚益橋。一河受湖水。於是免市淘之潮。蘇文忠  
於本江海之北。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  
於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於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餉至千頃。然  
難公堤。元以此言之。大抵以人力勝也。夫錢塘本江海之地。自錢  
氏立國。大城其地。壘石以衛塘。築岸以夷谷。令之通闕。帶闔。即朝  
帆暮。櫓之鄉。向之魚龍。出沒為連。薨接棟之所。重以中興南渡。六  
飛駐蹕。馮夷海若。頰首帖耳。行都千里。屹然莫枕。百年無水。蓄矣。  
鑑曰。清蹕所臨。百靈陪。居然石塘。雄峙。鮫鱈避舍。非天也。人也。比  
年以來。海堤頽圯。鹽官居民。凜凜朝夕。遣廷紳以修理。命使者以  
相視。悠悠歲月。未有成說。談機祥者。歸之時。數之偶然。崇詭異者。  
委諸螭龍之擾。害寡謀淺慮者。又曰。天河激湧。地機翕張。白浪黑  
沙。下無根著。有非人力之可致。姑俟水勢之少定。嗟夫。斷鰲立極。  
猶藉人為。湮谷擊山。具存往迹。獨不能以理輔智。曲為障塞乎。至  
有怠於拯溺者。或欲築堤以折其怒。或欲浚塘以殺其勢。此皆救  
患之策。而未能行。何也。築堤之說。近裏者為是。而田之在堤外者。  
則多方而沮之。浚塘之說。田之在東鄉者為便。而西鄉者復以為

不可人懷私意矛盾異論官吏惑之泛泛無謀是無怪聽其為魚也昔禹之治水先自異始蓋異者堯所都之地有不可緩今啗岸為患密邇神京其可不亟圖之膺行河之寄者不得不任其責也雖然懷襄湯湯不害至治天作大水宋其興乎左傳莊公十一年天降二災又以為君夏拜命之辱據文仲曰宋其興乎此天心仁愛之意在謹德以召和修政以治變可也今日宜勉之

國論

劉元城先生曰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晚周東漢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公論在下誠哉是言也元城語錄天下以為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非強名乃天道也此道未嘗發顯所在如何耳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晚周東漢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清議在下云云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下之乎甚矣公議之存與天地相為終始春秋之征伐彼自征伐爾戰國之縱橫爾秦自坑戮東都自黨錮三國自鼎峙晉宋以後自爾紛紛其存亡治亂之殊公議蓋未嘗一日不存王陵之廷爭雖不能定劉氏後致白馬之盟不寒者伊誰之力漢本傳程嬰杵臼全趙孤於

國論

公論  
存

公論  
下

公論  
臣

艱難辛苦之中千載而下言者猶有生氣左傳嗟夫天下不可無公論固也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在廟堂則享其福在草茅則受其弊元城之言確矣嘗試攷之虞夏盛時君臣一體片言之發則賡歌再拜當時所與同心而出治道者惟一二腹心大臣而已問之朝野朝野不知夫何所容其議此固不待言耳伊尹桐宮之事天下蓋未嘗見也伊尹行之天下信之獨非公議素明於上耶伊尹周公攝政之事四國固流言也周公任之諸大夫終服之獨非公議自不泯於上耶周誥蓋古者三公無職與王坐而論道自家宰而下文章議論之吏無聞焉此大臣所以維持者甚至矣自厲王之過觀其詩則大雅之作秉國大臣有如穆公凡伯作民勞板蕩等詩以言之而百官庶府尚不與聞焉詩民勞板蕩詩自幽王之變則小雅之作諸大夫誦過以言之而匹夫匹婦亦不至與議焉詩小雅自平王之遷王迹掃地則國風之作雖國人成卒皆得昌言之而大雅小雅不復作焉詩國風黍離等詩陵夷至于六國之際處士補議王公卑禮議帝秦之論反主於匹夫魯仲連清議

西漢大臣論

之口定六國之計皆係於說客蘇張反覆之舌通監周報王紀古  
者君相之權安在哉高祖之興削平煩苛專務簡易不遽引拔戰  
國知名之人所以養成公論者不可謂不至傾心所聽惟將相二  
三功臣耳末年太子之廢雖出於四老人定之向非張良主於內  
周昌諸臣主於外則一介疎遠必不能以言為帝輕重也本傳曹  
參畧猜忌而遵蕭何之約束則卿大夫以下欲言而不敢言本傳  
陳平許其請以封諸呂之爵則大臣有口欲爭而不容爭本傳  
時豪傑之士滿於山東游俠之流盈於閭里卒不敢輕議朝廷之  
事者以所主有人矣任俠傳以至大臣絳灌力斥少年紛更之請  
丞相衛綰請罷申韓蘇張亂政之學此見漢初功臣主張國論之  
力賈誼傳及衛綰傳自新進用事大臣見誦朔方之議屈於侍中  
公孫弘傳時武帝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共數諫以為罷朔中  
國以幸九用之地德能之於是止使侍中朱買臣等進弘置朔方  
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乃流民之議屈於九卿石慶傳尊號之議  
屈於外戚王莽傳矯制之議屈於谷永陳湯傳卒養成天下諂佞  
之俗東漢雖有公議之名無預君相之事李膺范滂之徒一戰不  
國論

東都公論

國朝公論

勝公議敗績而漢鼎亦不復支然則公議在下而不在上豈天下  
之福哉東漢本傳元城所謂晚周東漢上之人不能主公論者豈  
不信歟國朝公論之權不在搢紳不在草茅凜凜於廟堂之上  
繁星麗天斗杓芒寒太山喬嶽屹然朝宗噫可敬也利害文字焚  
之通衢則太平興國之國論在趙中令邵氏問見錄趙普為相於  
更張意激昂者一切不用每日用此報國嗚呼賢相思慮遠矣王  
宗法益信趙中令李文靖得為國之射也更張議論一切不行則  
天禧祥符之國論在李文靖身上借契丹兵朝廷許之卒奪於呂  
夷簡之一言家塾記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欲與之呂文靖公夷  
非不欲也但以臣相公堅不可直使人無語而去殺繼遷母樞府行  
之而終屈於呂端之一奏是時寇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  
準上召君何為準曰議邊事耳端曰陛下若君勿言於端乎準曰  
不然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職端不與若君何準曰君何如準曰  
準欲斬保安軍北門之外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如準曰  
以爲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且端曰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君少  
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覆奏且曰日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  
對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言且曰日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

養之以招麻理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保其心而事澶淵之役王欽若  
 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稱善曰微卿我誤我事澶淵之役王欽若  
 言之陳堯叟又言之而寇萊公獨立赤幟確然不搖也記聞寇萊  
公與上在澶淵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蜀上以問公時欽若堯叟在  
旁公心知此二人所為陽為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可斬也  
今勇執憑凌陛下當率勸衆心進前無敵以備濮園之議臺諫爭  
社稷奈何委棄宗廟遠之楚蜀邪上悟乃止濮園之議臺諫爭  
 之禮曾又爭之韓琦壁立萬仞屹然不變也長編治平二年詔議  
范純仁與呂大防合奏曰豺狼當道擊逐豈宜先如宰相韓琦初不  
深慮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司馬光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取復  
願私親王珪議濮王於仁宗為兄弟帝曰朕皇伯而不各中書奏  
按儀禮為人後為父母服所繼所生父母皆稱父母王珪等議  
稱皇伯於禮未見明據司馬光言向者詔議濮安懿王父母等禮  
珪等以為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大會議無一人異辭者  
欲奉濮王以私也而政府尊為皇考誤感聖聽二年皇太后手  
書令皇帝稱親親避濮安懿王名下二字置閣令一人從中書之  
請也元祐革弊之議朝論洶洶或說以異日朋黨之禍初鎮事元  
也字文邦度問公不起之由公曰事有太盛者或告以不可為暴  
恐他日為朋黨之禍子先使語君實不吾信也或告以不可為暴  
革之患范純仁言於光且先行一州後見其利害可否則漸而推之  
光不聽純仁乃言於馬光素厚聞行差沒法曰固有不使然不可  
又一王介甫知温公拯溺拯焚不暇他恤元城語錄蓋中流砥柱  
 萬折必東也方國朝公論始出之時初是者什三後是者什八又  
 其後則人心服皆以為當嗚呼公議之不可泯也如此夫元城  
 國論

**臺諫大臣失**

所謂唐虞三代遊吾祖宗之時公論君相主之又豈不信然  
 主張國論大臣責也正救大臣臺諫責也古者命卿論士鄉老以  
 三公之貴而進退其間蓋公議雖上於大臣而必酌於眾見也是  
 以國朝先在廟堂教在臺諫此朝廷所以清明明道之際廟堂似  
 過舉矣全臺論列不曰當同叩環大咳不曰肆志大臣悚然知有  
 公議之不可犯明道元年郭皇后無子常懷憂慮簡資具言先帝有司元得受  
甚重章疏仲淹孔道輔孫祖德將堂郭勸馬絳段少連宋祁劉渙  
請垂批駁門伏奏州者歸乘道輔叩頭眾大呼夷簡奏臺諫伏閣  
非美事乃此等之間廟堂輕變更矣御史面折不為假借言謂當  
承道事等此等之間廟堂輕變更矣御史面折不為假借言謂當  
初王介甫行新法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則以為俗李而去  
小人論安則以為不能而進用如司馬光不拜樞密而去范堯夫  
仲脩注得非張天德自御史面折謂當承道事等此等之間廟堂輕變更矣御史面折不為假借言謂當  
介甫被責君子去則所用皆小人諫官納救不為狂躁人以爭論  
 新法皆納謂當承道事等此等之間廟堂輕變更矣御史面折不為假借言謂當  
救而去大臣悔艾亦知為小人之所誤謂當承道事等此等之間廟堂輕變更矣御史面折不為假借言謂當  
山與福律子夫以國論一出廟堂王之臺諫正之百官庶府布衣  
 匹夫尚復何議哉不然求樂之樂滿朝不言神宗朝求樂城之陷  
時呂惠卿所薦徐德聚承樂城夏人破之死者十餘萬雲之役羣  
力帝嘆曰亦樂之樂也大臣悔艾亦知為小人之所誤謂當承道事等此等之間廟堂輕變更矣御史面折不為假借言謂當  
臣不議和間王黼童貫有無雲之謀致金液殿時中國今偏台尚

同母乃不然曰熙寧以來權臣用事創之新法期於必行故天下  
異然尚同至崇寧間蔡京執紹述之說蔽聖明於下化有  
其矣遂使王黼童貫輩為燕雲之謀者特此而已矣有欲尊安僕  
安慰王此持於禮經不便當時呂獻可范景仁等七八人交四政  
之山且有通謀金人背祖宗盟約廢邊境守備而幸朝奉臣无入敢  
詰至今言之令人憤激此則可憾也噫戒之哉

### 國勢

論輕重強弱

人皆曰國勢貴乎強君子曰國勢貴乎重人皆曰國勢惡乎弱君  
子曰國勢惡乎輕夫強與重異弱與輕殊強弱形也輕重執也弱  
之弊者臣下狃於寬而玩吾法吾民習於寬而玩吾治不過積寬  
之過而已矣輕之弊者柄移於臣下而朝廷藝政出於小人而紀  
綱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嘗謂形雖弱而勢重者周也形雖強而  
勢輕者秦也方周之治過乎弱河洛頑民三紀不服民無畏心也  
洛誥三監有變反曰艱大臣無警心也金勝似鄰於不振矣而入  
柄馭群臣凜然有不可干之意大臣統內朝而近習無預政之嫌  
勢之重者自若也周禮太宰及秦之治尚乎強以兵威服諸侯以  
財粟富京師以刑威劫群臣以焚詩書尚法律愚天下之民若幾

國家刑弱而勢重

勢輕而形重

國朝以弱而重

於自振矣而盜賊群起得以輕朝廷之勢陳勝集闕宦自恣得以  
輕政事之權趙高形之強者果何益哉周之弱形正如君子長者  
其執不能與強者爭不害為大體秦之輕勢正如巨室不能自立  
而約侮於僮僕尚謂國足恃乎國朝立國之勢自建隆立極以  
來臣民習於寬厚風俗狃於治安天下之勢近於委靡而不振朝  
廷之制幾於廢弛而不舉兵驕士弛吏玩財困積弱之弊識者痛  
之至元誠語錄神朝以欲變法者蓋有說矣祖宗以忠厚治天下  
其定根本牢固至神朝見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及安唐每与夫  
臣議論本朝然有不悅色當時識者以為方今天下正如此大富象上  
下充足但有僕妾是故何郊以總攬威柄之說造何郊言方今之  
澤鉅不敢改革是故何郊以總攬威柄之說造何郊言方今之  
於寬之漸也以下聖明之資加有祖宗余靖以自覽威權之說  
典刑具在但當總攬威柄以奮乾剛之斷余靖以自覽威權之說  
進余靖言當令為陛下計但能天子自覽威權之源宋綬曰攬威柄綬  
猶郊也明道二年宋綬言帝曰歐陽脩曰執威權猶靖也慶曆二  
脩言內外臣庶尊陛下加天若一日然寬厚仁愛之心不搖於群  
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力事皆辨然寬厚仁愛之心不搖於群  
臣紛更之請忠信誠懇之實不悔於吏民玩治之餘寧受夷狄之  
悔而終不忍用生民之命寧容臣下之欺而終不忍失君上之體



祖宗 貴重 下青 強

寧寄瓜牙於連營坐食之兵而終不忍後不教之民寧使小人盜賊之負我而終不忍一毫負天下也列聖用心之寬如此其為弱也亦宜然根本所在其於泰山四維之固大勢所歸凜然有太阿出匣之狀國勢既重弱何病焉此祖宗不貴乎強而貴乎重也然則重之之勢何如哉曰權在人主則國執重公論在朝廷則國勢重政事在君子則國執重是故祖宗之置參貳以分政柄防權臣

權在 人君 故勢 重

國朝乾德四年太祖已相趙普畏其專將擇以分政柄防權臣知以事公可用之遂命薛分樞筦以掌兵柄防叛將也祖宗有握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九年兵之重而牙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九年兵見兵變也詩 真諫論事慷慨敢言防壅蔽也子言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俊者爭論國政長短其始也范淵孔道輔范仲淹以才能為稱首其後晏元勳為政富鄭公參政事多置諫官乃用歐陽脩余請蔡襄孫沔為諫官諫官曰黃鄭公九領身下士 銀臺封駁不畏上以謙馬為賢下以傲為高於是朝廷輕矣 銀臺封駁不畏權要防專切也 淳化四年太宗從魏羽請命魏彥深成務同知給事通進 分命監司糾察州縣防未大也 乾德以後樞密為平始置

勢

置置刑憲二年差官擬奉天子不必攬權而權在君上矣此

朝有 公論 故勢 重

辰居所眾星拱之國勢其不重乎然而人主之權不能自重也所恃公論在朝廷耳故自慶曆盛時責成輔相如若威權之少弛而言路風采肅然加於姦邪之頸仁宗朝陳官韓績論政事措議以直攻其政彘之態治平之間政在冢宰雖若廟堂之太重而御史一疏來信任柄臣雖若國體之少變而力爭新法之臣不加罪也元祐之初惟蒞政雖若乾剛之未充而朝廷之公論不可犯也元祐之初惟蒞政雖若乾剛之未充而朝廷之公論不可犯也宰相臺諫主公論而公論在朝廷矣大山喬嶽屹然朝宗國勢其不重乎然而朝廷之公論亦不能常存也所恃以存者君子常親而小人常遠矣故待大臣儒生之情親而待宦官近習之情疎在講筵師席之時多而在深宮禁密之時少不以闕宦預機密使典統統女干預政事但專任其本職而已不以戚里參政事王和元年樞密使彰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貽永數以疾求罷本朝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樞密十五年常遠權利兵權付之將帥而去內臣監軍之弊長編治平四年已論西四路名差中官

右子  
位常  
勢利

有充於唐以奈其又增此負政令出於三省而無中旨內降  
之私密於陛下李仲昌事從中出張皇大獄驚議列黨雜流  
不列於清貴之際有制書典云舊制狀元初為將作監丞一滿廷

勢重  
故中  
外皆

畏其兵而畏中國之有人小人不畏其刑而畏君子之公論倖臣  
近習不畏其法而畏朝廷之紀綱西蕃悍於邊陲而屈服於王文  
正之一言王曰言行狄青嘗將百萬精兵而膽落於王文忠之清  
議王堯臣傳時極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畏日

古初  
無名  
子之

君子之名何始乎三代以前無有也直道之行誰毀誰譽至治之  
世人人有行天下陰受君子之功而不知有君子之名甚哉君子  
之名見於世非君子之福也何者名者天下之令名非惟人情不  
堪造物亦不吾堪耳吾而以君子自處孰肯以小人自名此君子  
之名人以為幸而君子以為不幸也漢初天下未嘗無君子而當  
時未嘗指名其人也雖尊顯於高祖涵養於孝文收拾於武帝而  
天下安有君子小人兩立之形哉自望之輔政劉向繼用周堪更  
生諸賢亦彈冠相慶於是有用君子之迹然亦未盛也石中前將

君子

甲不能服而寒心於司馬之相元祐初同馬溫公入相意人救其  
夫聖朝之所以服四夷威強暴戢近習宜其力必可以制生  
死之命哉君上有大權朝廷有公論天下有君子而已今日欲重  
國勢當以祖宗之已行者而為法云

當此責勸州團練副使勸州安置取空頭契丹棗驚陸梁中國兵

漢黨繼傳

唐書 宗明 黨始

明六正處之清羅中書之官應古制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由是大大  
 夫張猛益總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至李膺杜喬用  
 之此皆當奏封事或乃見言顯短顯求其罪濟濟善之  
 事而君子之勢始振陳蕃李膺一出而君子之名始盛挺身於虎  
 豹之中砥柱於風波之表自三代以後未有盛於斯時也 詳見東  
 君子之福耶 見上 唐初天下亦未嘗無君子而當時亦未嘗指名  
 其人也雖成賊於武氏明藥於開元消沮於李林甫元載之手而  
 天下安有朋黨之說哉自杜黃裳裴均引用賢者李絳李藩武元  
 衡裴度諸人皆拔茅彙進於是有用君子之名然亦未害也 裴均  
 為今之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權章貴之裴度不知制詰李  
 夷簡為御史中丞皆避開為補和魏各臣自他任問不精明人  
 無異言故九和之治百廢隆幸稱朝无幸人 又李藩傳裴均曰  
 無宗明謂有宰相器會朝則能內拜相 又史臣曰裴均精鑑默  
 貴之輩或登將相皆相善度幸 至裴度元老反為新進小人所排而  
 朋黨之說始起 唐書宗明用錢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極論不可  
 帝不納鐵人始得乘鐐幸為所講出為河東節度使至德宗義者  
 交口請相受乃以本官兼平章事特權幸則日謂李逢吉除諱可  
 備受其親帝乃逢吉還度相閣 僧儒宗閔遂與德裕立敵而朋黨  
 月乘為逢吉所間出為節度 君子

國所 无君 目之 契

之說始起 唐書宗明用錢其首述詳於上故僧儒久不謂穆宗  
 朋黨之說始起 唐書宗明用錢其首述詳於上故僧儒久不謂穆宗  
 門力為之一掃自歷代以來未有熾於斯時也然黨遂於嶺海之  
 際間關於蠻瘴之鄉豈唐君子之幸耶 李德裕傳 愚願天下享君  
 子之福不願天下羨君子之名願君子立終身之節不願君子植  
 正人之黨願 國家當如三代漢唐之初不願國家如建寧會昌  
 之際也 宋興百年公道大明私論退聽納天下於渾淪元氣中  
 趙忠獻李文靖王文正諸公為政天下晏然享其福而不知其功  
 初不分其君子之目中業以來名字一立而君子之蒙禍也有三  
 推原其故皆起於君子好自異於世耳嘗觀慶曆間富范登朝一  
 疎方去是時正人雖少伸矣而疎之蓄憤伺隙未已也吾深荷因  
 鏞於中猶恐無以杜姦人之計况夫石徂徠聖德一詩後歌一夔  
 一契之名則安得不激小人之變自富范之受是名也而朋黨之  
 名家作一網之計得行富范果不旋踵而去矣吁清清溼濁別白  
 大明一夔一契之名於士大夫乎奚益 慶曆間夏味除權使臺諫  
 大明一夔一契之名於士大夫乎奚益 慶曆間夏味除權使臺諫

元祐黨分

作聖德詩曰於維慶曆三年三月云維仲淹罷一變一契子日早  
識高子有奇骨可屬大事重學如勃日將汝來汝子黃髮心如一  
兮率履不越云云我賢之進如斯斯技大矣之去如斯斯脫大矣  
蓋斥陳也泰山先生曰子初始於此矣介卒疎言於仁宗曰介實  
不死北走胡矣出中使發介棺呂夷簡令中使責親屬狀入奏仁  
宗亦語陳之譜又先是石介奏記於高郵責以行伊周之事夏  
陳介介斥已乃使女妓晉介書改伊周作伊霍上雖不信而仲  
淹既不自安皆請出按西此邊淮奏院祠神嚴密鄉備前用醫  
約江休復王益柔宋敏求徐披等拱辰喜曰吾一網打尺矣元  
祐初中國既相司馬而麟集左右者皆賢士大夫是時吾道雖粗  
伸矣而章蔡之嚄然伺間求以報復於我者百端也吾嘗錄隱鏡  
而不露焉猶恐小人之窺吾便也况夫蘇劉諸君子恬不自悟而  
且唱為朔黨川黨之名自蘇劉之植是名也而小人愈得以肆其  
計文德黨碑之立而諸君子皆海之隅嶺之表矣呼操戈入室自  
相排批朔黨川黨之名於士大夫乎奚補耳集忠厚不獲無幾嘉  
祐之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川黨各黨朔黨之  
各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領袖黨者以蘇子  
瞻為領袖尤為諸黨相攻不已時退元豐初聖初章子厚為相以  
陰同間險而諸賢不悟自宜黨相毀至知聖初章子厚為相以  
為元祐黨賢類海之外可哀也元祐黨初章子厚為相以  
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先黨遂以死尤可哀也元祐黨初章子厚為相以  
符黨比三百七十人起司馬光止王化基上親書刻石于文德殿  
君子

紹淳之名

之東璧又詔蔡京領諸路山碑後刻在薛勸上碑元祐黨碑除上書  
係籍人禁夜半遣黃門毀石刻而步里各談以云大雷一附碎宜和毀  
碑紹淳間山斗大儒以標準一卅之人望而主張吾道之正盟伊  
川三菟方駸駸而有生氣然姦人在旁側目睥睨而已欲倒吾道  
之戈矣况吾又從立道學之名以標的天下縉紳士夫趨者如流  
自道學之名熾而小人之憾深既而權倖得志善類一空黨以銷  
天下之名流偽以排天下之正學間關萬里之行道學之大不幸  
可知矣吁抽閱啓鑰示人可投一切道學之名於士大夫奚利黜  
外黨行又開種發以道學為偽名而道學之名黨於此矣夫名者  
所以自別於君子也而反以為君子之累名者所以求異於小人  
也而適以激天下之怨則夫士大夫亦奚貴於此名哉蓋天下之  
為小人者常多而為君子者常少君子之防小人也常踈而小人  
之濟君子也常巧故范希文不喜徂徠聖德詩而指徂徠為怪鬼  
蓋事出於怪則必至於招小人之謗也見之以道作聖德詩范希文  
不喜石介謂在謂益名所以元祐了翁亦惟願士大夫有此名  
節而不願士夫立此門戶蓋門戶自立以求異則必至於啓小人

名君反

之爭也吁可畏哉

去小人

夫小人蓋有兩端

不可不防始於其

甚矣小人之詐也以便佞為車以邪捷為途以忠似信而沽名以偽言偽行而欺世心術反覆險如山川智謀陰密詭如鬼神噫可畏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則小人不容於創造之時鬼方之克小人勿用則小人不容於興復之日是不使一日得安其身也然天下未有無小人之世聖人未有無去小人之術當未進之時則牢辭固拒惟恐微隙之可乘迨既衰之後則力贊勇決惟恐舊根之復蔓此所以無小人之禍歟方朝廷清明國家尊嚴君有剛健中正之資臣有砥礪之交如之志斯時也虎豹在山蛟龍在淵若無二也而聖人必杜漸於真真之中覆甕之警恐其堅也取女之戒懼其壯也童牛之特防其盛也金柅之係止其進也無非拒絕於未進之時如舜之去四凶成王之誅管蔡是也並書不然王衍未用或者知其必壞蒼生後用之而為晉禍晉書王衍神清明秀良又曰何物老嫗生監警兒然器天下善生吾未以此非此人也後衍佐政惟尚清談晉果有夷狄之禍至東海孝獻王越薨王衍等去小人

不可不絕於終

唐書李林甫傳李林甫字元和中華陰人自見日長制謀廢天王庭發王庭發字元和中華陰人自見日長制謀廢天剛道浸長群疑已亡衆正有彈冠之慶小人有孤睽之執斯時也高臺忽傾曲池忽平若無虞也而聖人必致慮於衰微之際揚于王庭發王庭發字元和中華陰人自見日長制謀廢天不然而望之為政先漢君子方幸以為福而望之不知戒懼反為小人所乘蕭望之等患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乞罷中書朋黨論朋黨論附望之後望之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乃更入許史後恭顯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責恭顯皆叩頭謝上徵用望之

為相林穎及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會望之子歸中郎及訟  
非類望之於牢獄塞其快二則聖陳蕃得志後漢君子方特以  
朝無以施恩厚上可其奏望之自殺陳蕃得志後漢君子方特以  
為依而反為小人所陷信夫小人不不可不盡絕於其終實委  
平中常侍曹節王南等去其交構參事太后蕃宜疾之志謀宦官  
會武亦有謀蕃乃上疏言侯覽與趙夫人並甜天下今不急謀必  
生變蕃因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亦執蕃送獄不  
即上愚嘗感世道盛衰之由觀小人進退之機竊於本朝增慨焉  
自建隆一陽之萌駸駸而至於慶曆六陽之盛天下皆君子而小  
人不多見也自熙寧一陰之生紛紛而至於宣靖六陰之極君子  
委蛇退縮波流風靡而小人荆棘多矣當熙寧之初王介甫方  
進也新參彈文呂誨力排王介甫初拜參政口誨將對於崇政殿  
中彈文乃新參也誨曰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有事呂誨曰袖  
人奈何論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喜人後已若在侍  
袋或可容置若輩辨姦一篇老泉深詆王安石名始盛歐陽公  
府天下必受其弊矣辨姦一篇老泉深詆王安石名始盛歐陽公  
不近人情者鮮不為一篇李定新入也敏求當制不肯草詞李蘇舍人  
天下惠作辨姦一篇李定新入也敏求當制不肯草詞李蘇舍人  
相繼封還當時諸賢凜凜於堅冰之至也切矣神宗方精為治  
善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洋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李  
臨宋敏求以定驟入黨大戢而升朝著任執法非故事去蘇頌相

能杜石  
王安石  
元祐  
杜之  
進

繼封還詞頭不草制詔蘇頌三人皆惜夫安石雖沮而復用呂  
繼封還詞頭不草制詔蘇頌三人皆惜夫安石雖沮而復用呂  
公而推媿公亦論青苗奏至荆公力求去位上為出呂李定雖  
張璠為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為鷹犬元絳陳繹  
曾布為腹心張璠李定為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  
有欲殺死意者久不召還則向者雖不肖為賢又置市易司都人  
石比李林甫盧杞而溫公名流皆投閑居棄散地矣程顥言熙寧  
新法並別君子小人君子正直則以為俗俗李小人則以為  
能如司馬光不拜樞密而去范堯夫解修注則罪張天祺自御史  
面折介甫被責君子嗚呼蟻穴不窒遂成江河熒二宿火果焚王  
去則所用皆小人

石此始者不能杜安石進用之門而使非類敢倒公議之戈也迨  
夫元祐之初公論有歸群正翔集或以參用熙寧舊臣之說告而  
溫公慨然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也熙寧即位溫公當國悉改  
惠卿章惇輩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問上則朋黨之禍作矣  
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必改之不疑君子謂光之勇孟軻  
法以絕異時之禍實光所不取也或以引進元豐黨人之說進而  
蘇公毅然曰君子小人不可並處也元祐五年呂大防劉摯言欲  
之調亭蘇公言君子小人不可並處也元祐五年呂大防劉摯言欲  
亭其黨此人若進必害正人以挾私忿人臣被禍不足言所惜者

朝正言極中理自此兼用邪正之說始衰用當時諸賢拳拳於羸

豕之戒也至矣惜夫范忠宣主持平之論而小人之魂返范純仁

政務以博辭因言臣意忠厚篤士凡在樞府時言者政章傳錄過大深

實方為核辭因言臣意忠厚篤士凡在樞府時言者政章傳錄過大深

之入一切勿問書者亦勿復以言既而在庭頗分朋黨議論多出

之意意謂呂汲公持內恕之心而小人之脉盛欲用楊畏為議

大夫忠宣公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也蓋上初召忠宣

而首唱紹述元祐中人劉摯言神宗願命大臣不可不先去宜於張璪

而首唱紹述元祐中人劉摯言神宗願命大臣不可不先去宜於張璪

為元祐黨竄竊嗚呼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此

始者不能盡絕熙豐之黨而復蔓根莠之害也愚嘗論之使熙寧

之初沮抑金陵亦如慶曆十八疏攻夏竦之力則熙豐餘孽不為

異日之宣靖仁宗朝呂夷簡罷相夏竦受樞密使時十八疏爭之

異日之宣靖仁宗朝呂夷簡罷相夏竦受樞密使時十八疏爭之

絕無  
豐之  
黨

知其  
人可  
國

小人  
可化  
子為  
君

脫者使元祐之初斥逐舊黨亦如乾興諸公逐丁謂群邪之決則

元祐善治不為異日之紹聖仁宗即位乾興初年王曾言謂令雷

子禍其小人觀其君子之衆多如林福壽如山小人之消鑠如冰

奔逐如流則知其國之盛觀其君子之寥落如晨星摧折如霜木

小人之依憑如城狐遺毒如螫蠅則知其國之微天意甚可懼也

噫熙寧貽為宣靖元祐反為紹聖者天耶人耶雖然此論小人未

進既退之勢也不幸由徑而入媚竄而來盤據葦津布列要路將

决裂之太亟耶則必激反噬之忿抑包容而兼收耶則將有遺惠

之憂必也上有知人灼俊之君下有平心處事之臣立剛直之的

以為之唱開中正之門以為之歸涵濡愧悔善心自生則小人亦

可化為君子之習呂夷簡本小人之黨耳得脩靖諸公為之規諷

既而不念舊事與仲淹有相約之歡呂夷簡因廢后事與范仲淹

淹賢者朝廷將用之即除龍圖閣學士陝西安撫仲淹謝曰向以公

撒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一公又蘇子此云申

公非諸公並及其真陳執中本俗吏之流耳得蔡襄為之正救既而  
短其害必有甚也  
薦引名士而東坡亦有可賢之歎蔡襄言陳執中剛復不才不可  
任以事又東坡志林王舉云  
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率只育上即  
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附床呼其從者上愕然  
即除西京蘭臺以此觀之執中雖又變佞為忠之道也故併論  
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此

古今決科源流至論卷之四

後集





